

有明旨伏乞我皇上並敕該部查照原題速爲
議覆施行。

遵旨撫處屬夷報竣事

撫處屬夷

臣惟中國之馭夷伙也。惟惠與威。非惠無以堅其向
慕之心。非威無以折其獷悍之氣。時威時惠。一張一
弛。長駕遠馭之術也。朗素爲我屬夷。果其率衆入邊
殺我守將。其罪何可勝誅。雖陳師鞠旅。大張撻伐。戮
鯨鯢而築京觀。歆曰不宜。但榆關一線。所關最大。疏
絕已極。如身寄破屋漏舟中。一著少誤。立見傾危。臣

謂山海非內外華夷之限。社稷安危天下治亂之關
也。河西淪陷之後。潰兵逃民。號呼晝夜。山鳴海沸。不
忍見聞。西虜罕孛羅勢擁鉄騎二萬餘。壓境而陳。自
關以西。洶洶皇皇。都門晝閉。良賤易服。士民商賈。飭
裝南還者。絡繹於道。此乾坤何等時也。臣身在危關
生死呼吸。不可復支矣。急遣都司閻守信通官王擒
胡持諭帖宣布。朝廷威德。又遣游擊張定番僧王
喇麻從邊外假爲使。於虎墩兔而遇諸途者。從旁勸
誘。仰藉我皇上寵靈。首罕聞諭感泣。懷我好音。自

發夷帳三百頂，傳令屬夷發夷帳一千頂，來守關門。而後關門之闔者始開，賣柴賣米，互相貿易。胡越一家，據撫夷各官冊報，諸夷為我運送過大小銃砲一百七十七位，紅黃銅鉛十萬一千二百觔，救送難民男婦八千四百七十七名口。接送馬羸牛驢四百二十匹，頭隻我之出哨遊騎，始及中前，漸而進于前屯。又漸而進於寧遠廣寧，而關外城堡雉堞連雲澤鴻安堵，耕獲盈野，橐裝載途，遂使關外二百餘里之河山還我。祖宗版圖之舊原其始，文吏誰紆一籌

武弁誰發一矢，不有諸夷護關領哨，吾兵何能東向一步。兩年以來，塵靖烽消，不可謂非屬夷力也。律以

入議之法，其功豈可盡沒。王楹疆場小隙自古不免惟輕裘緩帶，率爾出邊，

有議謂抵罪不至失休可耳然論者常欲執此以

已蹈履虎之戒，賊來不過十數騎耳，丁眾百餘，望塵

敗歎功遂臣任事所以難也

而奔，楹遂墮馬，屢扶屢墮，竟死虜手，實其自貽伊戚。

諸夷之詞曰：邊外年成不收，偏地是賊，虎嘍兎慙之

海中之有劫猶中國

賞，被哈喇漢部夾劫去，我家來，暈大之賞，被崑都崙

之有盜也

歹成部夾劫去，既到邊外，那知將官雖未必其言之

盡信，據關外之流傳，其說似不虛，臣惟中國之法，殺

人者有抵而無罰。北虜之法。殺人者有罰而無抵。今
朗酋鄉獻真夾。又送進馬牛羊二百九十七匹頭隻。
既抵且罰。漢法戎索已兩盡矣。若更持之太過。苛責
無已。勢極中變。竊恐入笠之豚。終成出押之虎。榆閼
屯十餘萬之師。糜數百萬之餉。豈其專爲此么麼小
醜乎。封豕長蛇。尚爾耽耽。何可一日忘備。古人見小
敵怯。豈果怯於小乎。養其全力。以待大敵之卒臨也。
朗酋初志。止欲挾加新賞。犬羊常態。固可無問。被緣
守將被殺。不得不一追求。今法令既行。國體常尊。欵

局仍舊。大事尚可圖也。既經該道酌議前來。每歲加
銀九百五十兩。必俟次年春防無虞。方准給領。其貢
賞表裏。應聽禮部查明。果無他弊。亦至次年每歲加
一表裏。至足四表裏原數而止。臣奉從宜撫處。無失
事機之命。早夜皇皇。惟恐越軼於事機之外。審之又
審。既不吝賞以拂其心。亦不遽賞以驕其志。仍令照
舊坐門出哨。我無招募徵調之繁費。有偵探警跡之
實用。其於輿情。似爲允協。臣不揣衰憊。輒敢一力擔
承。蓋社稷封疆。安危利害。所關者匪細。臣不敢艸艸

完事塞責於日前也。伏乞救下廷臣再加詳議。更望我皇上俯賜宸斷施行。除將抵命真夷伯彥兒太行該鎮路押解出關。聽樞輔臬示以肅諸夷。其罰贖馬匹牛羊等物。責令各夷從遼東中後所送進。查數至於應敘撫夷各官。容臣遵奉明旨。另疏分別敘錄。伏乞救下該部速為議覆施行。

條議欵虜疏

條議欵虜

奏為老臣去國有日。報國無時。憂國有心。謀國無計。輒敢不避訾議。罄瀝赤衷。懇乞聖明俯賜採納。以

決安攘大計事。臣聞禦虜之道。戰守欵三策盡之矣。其目有三。非截然岐而用之也。國家當累北之後。物力既竭。決勝之策。當以守而寓戰。大敵臨前。強隣接壤。遠以攜逆奴之交。而散其黨。近以結諸虜之好。而藉其聲。當以欵而寓守。能守能戰。策之上也。諱和言欵。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若虜之不為我用也。人人能知之矣。欵虜之不足恃也。人人能言之矣。省撫虜之費以養兵。謝媚虜之名以自振。言者色動。聽者神悚。豈不甚快。顧矯言腴聽。可矣。要以今日危疆下手。實

著。臣未敢以爲然。自王楹之死也。談者遂以欵爲射的。幾於廢格而不用。臣請據逆奴之始謀。考先朝之已事。參驗於目前之利害。而知欵之一說斷乎其不可廢也。臣聞逆奴之初舉事也。與隣虜哈喇漢宰賽昂扛諸酋。結爲婚媾。賄以金帛。歃血定盟。所掠財物。人畜。瓜分無吝。北結插漢好兒。趨西連哈喇慎朶顏。順義王禩兒都司。永邵卜火落赤諸酋。厚橐金珠。以女妻小歹青之長子都令。去春抽扣兒。因中前所殺其婿與甥。怨曰。奴酋許我女與我金銀。我不從。奴酋

而從天朝。願效忠順。庶其撫我也。顧殺吾使乎。夫逆奴無虜不賄。無賄不重。其狄之跡。徧於諸塞之玉庭。彼豈不知金珠子之足愛乎。所費者小而所圖者大也。夫我之謀逆奴也。猶逆奴之謀我也。其賄諸虜也。欲以分我之勢也。我之款諸虜也。亦欲以分奴之勢也。有如不欵。是奴勢已強。又分而益之。我勢已弱。又拒而攜之。强者益強。弱者益弱。禍未弭於東。而繫又啟於西矣。遼九塞之一也。建州之於諸虜。著面之黑子也。一建州尚苦不支。而又驅諸鎮之虜。合爲一

建州也可乎。臣聞之奕者。海外有國手。世莫與敵。客有請對局者。視其子之所投而步趨之。善奕者竟不能勝。無他。因之也。胡不因逆奴之謀。我者還而視之。以謀逆奴。則款不款之利害較然矣。西虜之款自

穆宗皇祖始。嘉隆間。俺酋跳梁塞上。無歲不苦。虜烽火達於甘泉。迨孽孫把漢那吉內附。穆皇帝詔還之。而款事始定。夫俺答歲歲侵掠。我之讐也。而不記其讐。還其愛孫。我之德也。而不有其德。封之名王。厚其緹遺。酋之子。姓妻妾。寵以封號。當其時。海內殷富。

士馬飽騰。兵力非不足也。閣部督臣。如新鄭如江陵如蒲州。皆一時蒞輔。偉人力擔而任款。非法而畏虜

者也。自宣雲薊遼。以及秦晉九塞間。無處不款。虜金

局外之辭。虜人之見。

緹之費。甚不貲也。款事創始。朝紳駭愕。爭言不可者。

太如此

章滿公車。皇祖天包地容。慨然獨斷。謂我無所

費。虜何肯款。虜不款而所費者愈多矣。迄今六十年。來塞上。士民父老。緩帶。穉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無警於中國。皇祖之明賜也。今闕門之糧餉。歲費三百餘萬。以三百餘萬之費。養戰士。專力以

防東夷獨何愛於二十萬之費。不以撫西虜而乘暇以修戰守乎。臣聞造父習御於泰豆氏也。計步置木循而趨之。無跌失也。而後二十四蹄險夷若一。無他。因之也。胡不因祖宗已試之途。轍循而撫西虜。則款與不款之利害。又較然矣。夫衆人皆言戰而臣獨言款。衆人皆言款之費。而臣獨言款之必不可不費。竊謂款雖費也。而亦未嘗不省。何也。我欲戰。不得不借款以修戰。我欲守。不得不借款以固守。未可戰而矯言戰。不可不款而諱言款。今日之兵將。果足恃乎。

虜未款時。歡喜嶺跬步間耳。已化爲豺虎之場矣。今關東二百里間。肩摩踵接。商民載途。非仰仗皇上威靈。諸酋奉約惟謹。而斬得之於戰。斬得之於守。臣恐其未能也。况金縉二十餘萬。非臣創始。遼之舊例也。其飽豺狼之腹也。非一日也。挾而奪之。虜能甘心乎。夫逆奴之患遠。而西虜之患近。逆奴之勢孤。而西虜之勢合。奴之來也。界隔河山。僅出一途。尚可借西虜爲我屏蔽。而西虜則自昌達。自薊。自遼。無途不可入。而恣其蹂躪者也。我之備奴也。歲惟兩防。而虜

部越入城而入薊昌越薊昌而攻宣雲乎

逆奴竟而收諸

之來也。一濠之外。便是大漠。朝發朝及。夕發夕及。飄忽震蕩。若風雨之驟至。無處不當防。徵以目前之事。朗素小醜也。一撤坐門。姑匿瓜。歛翼以嘗我。而士馬之奔馳。封疆之震撼。行間之疑貳。道路之訛傳。廟堂之紛囂。數月以來。惶惶洵洵未已也。脫也大虜一動。烽煙四起。中外騷騷。宇宙間未知成何景象。臣之所大慮也。說者曰。嘉靖中。不禦虜乎。彼一時也。法行令肅。將勇兵強。我以全力當虜。而今也不然矣。昔之虜志在搶掠。垂橐而來。橐飽而去。而今也。又不然矣。昔

之虜各安故巢。不相往來。旋入旋出。無所倚借。而今也。又不然矣。我不受款。虜必颺去。且有收之者。是故今日之所最急者。在收西虜。而今日之所以制東夷者。在用西虜。西虜之足一搖。而漢夷之勝負分矣。何也。西虜之衆逆奴誘而得之。必且爲奴用。彼將以順義襖大永火諸部。掣吾之肘於西。以捅漢哈喇慎朶顏三十六家諸部。扼吾之吭于北。自率建州之衆。與哈喇漢好兒。赴江夷諸部。弯弓鳴鏑。飲馬南海。直闖榆關襟肘。方圓寧可及乎。我款而撫之。必且爲我用。

以我關上之兵直走三岔。衝其腹於前海上之兵。捲甲而趨。犄之於其左。諸虜之兵。鳴笳而應。角之於其右。海外毛文龍之衆。時出銳兵以擾於老寨之南。逆奴四面受兵。應接不暇。又何暇於耕牧。是坐困立銷

隋之擾陳以此

之術也。假令諸虜不肯盡力以爲我用。而我亦可用其慮。着以示聲援。此臣所謂借款以修吾戰者也。諸虜與奴之交。旣攜則奴必不敢遠涉西牧。以乘我。而諸虜羈縻於吾條縱之中。必不敢姦我戎索。以撓我嚴其簡練。明其烽埃。襁褓狎於壠畝。斧斤尋於山林。

此臣所謂借款以固吾守者也。閉門戰守之兵。計以三萬。閑外分布。計以五萬。一切雜流。計以一萬。而班兵不與焉。以之進戰。以之退守。亦自足用。其諸無用之冗員。冗兵。盡行裁革。通州惟實其舊伍。而以京營之兵三千出防。佐之。天津新兵亦酌量裁之。冗費旣裁。歲可省數十萬金。帑藏不虞匱乏。士馬不苦枵腹。而大司農攢眉蹙額之狀。幾可少舒。此臣所謂款虜雖費。而亦未嘗不省者也。臣竊謂以款之費。計款。則我亦何貴於款。以款之利。計款。則我何可以無款。以

不款之害計款。虜欲款。我固當款。虜不欲款。我亦不
可以不款。遼氛未定。我固不能不款。卽一舉而殲逆
奴諸叛將復兩河而定三韓。我亦終不可以廢款。雖
時有侵掠。張虛發以憚之。申戎索以繩之。而款終不
可廢也。無論先朝之恬熙。八鎮之靖謐。皆用款。卽遼
東一鎮全勝之時。剪王杲。馘速八亥。威震殊俗。猶然
用款。先年遼之叅將王維貞。遊擊金尚禮。副將解生
備禦熊鑰。叅將郭有中。相繼淪沒於款。虜之手。而款
終未肯廢也。往姑無論。近年延鎮套虜潰邊深入數

百里。直犯延安。究亦未嘗不歸於款。豈其盡皆怯懦
利擇其重。害擇其輕。提衡而酌之以權。不以戰而廢
款也。自隆萬迄今。無歲不款。入鎮之虜。無地不款。矧
今三韓割裂。靡有子遺。社稷安危。介在呼吸。獨可廢
款乎。我款諸虜。則可以壯東鄙之藩籬。我不款諸虜。
則益以闔西來之蹊徑。款之一著。我與奴爭。而用之
者。也。彼其結婚以愚諸虜也。假令借其兵力。而仍存
其種落。併其單弱。而厚結其大部。犬羊嗜利。東西易
向。未可知也。顧逆奴心深而局淺。能爲謀而不能善

用其謀婚南北關。則滅南北關。婚宰賽。則虜宰賽。婚

昂扛。則殺昂扛。婚灰堂兀喇十部。則殺灰堂兀喇十

今西虜之服於奴畏其強耳

部。賄虎墩兔。則侮虎墩兔。叢雀淵魚。實爲我驅。是以

捕漢哈喇慎朶顏三十六家。相率而盡。欵於我。合哈

喇漢五大營。又叩關矣。是豈人力。良由天心默佑。陰

奪逆奴之鑑。狐兔相殘。自斬其逆萌之根蒂耳。我之

欵諸虜也。不獨順諸虜之心。實仰承上天助順之心

也。樞輔每見臣輒曰。今日之欵。邊方日用而不知。舉

朝日用而不知。天下日用而不知。作是語者。不一而

足。無亦真見欵之必不可廢。不啻其口出也乎。昔漢

廷諸臣。縉紳之儒。爭言和。介冑之士。爭言戰。今則反

是。武夫怯而甘於和。文吏激而快於戰。臣又襲江都

長沙之唾餘。冒言欵。豎言欵。極言其必不可不欵。世

且以怯而畏虜者。罪臣。而臣非畏虜者也。臣昔備兵

上谷。裹甲而談。挺刃相接。竟裁青白。諸酋金繒入萬

迄。今三十餘年。歲以爲例。安免誘史。車部衆出邊。臣

請於撫臣王世揚。招而還之。倒戈以攻安兔。走之馬

肺山下。認罪罰贖。而後復其賞。屬夷徠。暈大。今期素

之季父也。誘虎墩腦拱三大酋，擁衆十萬，寇薊門。神宗皇祖敕兵部馬上差官起臣於田間。臣聞命扶病趨任。遣通官黃進忠特諭帖宣布。朝廷威德三首十萬之兵遂解。而屬夷之勢以孤。臣分兵扼險，窺亭者輒殺之。逾年，狹酋計窮，叩閔乞款。臣罰之銀一萬六千兩，駝馬牛羊二千四有奇。而後許之款。以上數事皆具題奉旨。非空言也。臣於用款之時，未嘗不戰。今用戰之時，顧嗷嗷焉專言款。臣惟戰與款，原非分途。而用戰用款，時有後先。可戰卽戰，可款卽款。

斯於制敵，惟其時而已。爲今日計，當視吾之力量，戰與不能戰，視吾之勢，可戰與不可戰，固不係乎虜之款與不款也。果也將能而勇，士銳而奮，甲馬器仗堅強而鋒利，虜卽款乎？其孰能禁我以戰，脫也將靡而寡算，士渙而無統，甲仗苦窳而不銛利，卽不款乎？吾其何恃而戰，鄉隣有關者，以一人敵一人，勝負未可知也。合比間之衆而擁護一人，擲榆一人，不待控拳戟手而勝負之機決矣。若曰必自一服敵人，而後可麾其比間，掉背而去，猶之獨坐窮山而狎虎狼者也。

必無幸矣。今天下無人不欲祛欵，無言不欲罪欵，無事不欲中欵。臣雖老病昏憒，豈其不知身名之足惜哉。臣職任封疆，寄身於生死利害之場，不敢以封疆爲孤注，精神意念無時不輪軫於榆閑之外，援酌今昔之時勢，參驗彼己之情形，一戰感奴，豈不甚願以力以勢，旣所不能，舍欵而外，無應急之著矣。臣固毅然任欵，蓋欵借欵以修戰，非恃欵而忘戰也。雖舌劍筆鋒，時唇白簡，而臣斷不少移易其初志。蓋上念社稷之安危，下思封疆之利害，所關甚鉅，而臣一人之

身名無足惜也。今危遼之欵，稍有次序矣。建威消萌，礪兵秣馬，迅掃黃龍之窟，肅清鴨綠之波，恢復

祖

宗二百餘年以來之版圖。樞輔必有成算，去國之臣無庸越俎而談者也。臣聞天下有治人無治法，罕字羅勢之入寇也。臣以欵收之，揀漢虎腦諸大酋之尋盟也。臣以欵繫之，哈喇漢抄煖宰賽之構於逆奴也。臣以欵挑而擣之，朗素之欲寒盟不貢而去也。臣以欵責而來之，譬之養虎賦狙，因所欲以調其性而已。舍欵不用，猶如蹄齧之馬，絕銜斷轡，尚可馳之驟之。

為我用乎。臣去矣。後來撫虜者。果肯循其途轍。諸夷自可恬於參養。不然而必欲苛責而已。烏窮則喙。獸

窮則攫終亦必債全局。逆奴非我屬夷乎。馭之不得

其道。今日責地界。明日爭木材。十餘年間相尋無已。皆是邊臣貪小利忽大計弱則凌之強則

積怨深怨。一發燎原。竟致士馬傷敗。帑藏匱乏。竊據

三韓。毒流四海。延及蜀黔。以迄鄒魯。徐梁趙魏秦晉。

曾無寧宇。原其禍胎。皆逆奴為之崇也。遂使宸極焦

勞。閭閻愁苦。國家六七年間。受無窮之實禍。殷鑑固

不遠矣。徐鴻儒于弘志非中國之編戶乎。深良通順

非都門之近郊乎。深河洪花榆關西郭非塞內之肘

腋乎。其叛逆也。其劫掠也。豈亦欵夷也乎。崔符潢池

盛世不能盡祛戎狄豺狼。王者治以不治。獨奈何以

中國不能自治者。而必欲執之治夷狄也。班定遠有

云蠻夷懷鳥獸心。難養易敗。水清無大魚。宜蕩佚簡

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此千古馭夷之明鑑也。如曰

平平無奇。別生枝節以炫一時之觀聽。自啟釁端而

誘罪於首事之人。臣即不敢辭罪。如邊事何。伏乞

皇上天語丁寧。地方之責。各在當入之身。其敢敢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加意戰歎者乎。臣大臣也。世荷國恩。拮据三年。猶然以賊遺。君父。臣心懼焉。臣老臣也。大馬虛生。無能補於國家之萬一。臣實耻之。臣是以忘其狂瞽。不避訾議。而盡言之。今日不言。竊恐風燭難期。竟無可言之日矣。伏惟我皇上矜其愚。憐其朴忠。俯賜採聽。而容納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宋徵輿轅文參閱

陳學士集

疏

陳懿典

籌邊移稿序

國家威德翔洽、四裔咸隸于象胥、北虜雖倔強、時為邊患、至莊皇朝遂請比于外臣、當時持議者豈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爭言虛中國以寔夷狄。長蘊裘憑陵之勢。消介冑敢戰之心。虜日驕而我日狃。驕則難制。狃則難振。一旦突起。何以應之。此非直攻欵之失。蓋深憂忘戰之害也。乃主議者亦曰。或可保十年無事。而及時以修戰守。我十年生聚。十年訓練。甲具廩盈。卽虜倏變。不足慮。此非獨稱欵之利。固求預養其戰之力。若然。則言欵非便者。不必以罷欵爲便。要在不因欵而忘戰。言欵便者。非必以廢欵爲不便。要在乘欵而備戰。總之爲封疆求可久之策而已。貢市之開山。右與雲中上

谷並肩其事。大虜雖住牧雲中。而毳幕去偏雁三關。一望非遙。板升之衆。皆中國逋逃築室耕樹。互市時與虜雜而入市。窺我之虛寔。動靜。日夜教虜以無厭之求。索無端之賄。要挾邊吏。若不深惟遠計。一切徇之。苟幸目前無事。欵市畢。秋防竣。卽綏帶而嬉。不問兵食之登耗。不察險阨之凌夷。雖有軍府之申飭。閱視之殿最。目爲故常。以空文塞白。如是則虜必輕我。而生戒心。我不得不媚虜。而增撫賞。撫賞日增。不得○言○欵○者○未○嘗○不○曰○修○備○而○其○實○事○必○至○于○此○此○欵○不脛削于軍興。而濶畧于備禦。邊事安得不壞。而欵

○之○所○以○不○易○也

卷之一

何可久也。趙大夫之治兵崑崙。蓋自太原守高第遷領邊道。大夫守太原民事之外。即留心邊事。習知山右沿邊形勝。與諸虜情形。迨分憲臨戎。益求所謂保塞安邊計。念偏老與大虜僅一墻之隔。套虜止一水之隔。因不敢浪言戰。而破歛亦不可怯言戰。而恃歛。欲歛之固。必在我有可以守。可以戰之具。而後虜不敢輕我。而後故額之外。無所要挾。而不增。如此而歛。乃可以久而不壞。乃首條十二事上之制府中丞。制府中丞咸歎服。大夫言為鑿鑿至計。次第如大夫言。

掃穴之人也

神廟之初歛事。益堅者亦以揔督大將皆能犁庭。

行之。大夫益自奮發。躬歷諸路。相度衝緩。勾稽芻糗。調劑本折。與夫沂戍守。易將銜。廣城堡。選智勇之。先後所上。公移累數萬言。既得請。皆銳意力行。不避勞怨。務以洗因循之積習。而修綢繆之寔事。將吏覩大夫拮据苦心。皆鼓舞踴躍。以來。稱固圉宣威之意。八年間。諸務爛然畢舉。虜歲入貢市。見內地備禦甚嚴。詢譯者告以趙兵使日計軍寔狀。虜咋舌驚用。是故額之外。一毫不敢有所加。而大夫又精心提衡。斟酌于其間。歲節省數千金。積至于今。節省且幾十萬。

金。輸之幕府。代司農年例。夫歛之弊。惟恐虜貪。難廉
 虜衆。生齒日繁。勢必至于增額外以彌縫之。長此安
 窮。而大夫乃能節之于額內。而醜虜帖然者。斯不亦
 居平修備。預伐狡謀之明驗哉。嗟夫。世豈無閒居發
 憤而談當世之務者。慷慨論列。務縱其筆之所欲到。
 而不顧其力之所未及。惟夫身當一面。成敗利鈍。落
 筆爲功罪之案。一語少不售人。卽執券而議其後。而
 欲言必可行。行必可久。斯亦難矣。然歛貢之策。寔鑑
 川王司馬堅持之。卽王司馬初建議時。亦不敢謂羈
 縻之術。可以畢世。而無患止。欲思得真心任事者。因
 歛。虜而內修備。不苟徇虜之所欲。乃可久。有如趙大
 夫之心。其有當于王司馬乎。惟有王司馬而後。可以
 操戎索。亦惟有趙大夫而後。可以堅虜盟。創謀固艱。
 善守亦不易。後之覽者。其毋以公移而忽視云。

爲西事孔棘敬陳一二方畧疏

竊惟寧夏一鎮。卽古朔方之地。背倚賀蘭。黃河環繞。
 在昔赫連勃勃拓拔魏。皆建都于此。唐宋之季。胡裔
 李繼遷。趙元昊。據以抗衡中國。今三邊皆爲國家所

有。而寧夏居中。適當襟喉之地。固一大都會。所以扼夷夏之衝也。邇者叛丁之變。不旬日間。哮賊父子勾連外虜。攻掠城堡。則惟其久蓄窈擄之謀。特以尅滅爲端耳。今事將兩月。天兵四集。魏學會旣已身親督戰。又加以葉夢熊朱正色之戮力。李昫李如松之奮勇。梅國禎之請纓。沈思孝之犄角。謂宜賊黨寒心。天威震疊。滅此而後朝食。然而京觀未築。螳臂尚逞。外示卑弱。以求赦緩。師中藏叵測。以勾虜伺隙。此其情形已見。正謂虜馬尚弱。未肯長驅。諸軍渡河。銳氣正

盛。稍得延緩旬月之間。倏爾已屆秋防之候。著力免之。六枝牽連入犯。勢不得不掣兵以逆堵。諸鎮調合之精銳。各有信地。勢不可以久聚而不歸。軍興繁冗。轉餉艱難。不免內虞費而外虞劫。督撫將領事權相壓。不免功相分而罪相諉。當斯時也。苟在我有一搖動。彼且乘瑕蹈釁。以利陷虜。而以虜恐喝中國。遂將行敬塘獻地之謀。逞元昊自立之志。臣愚料哮賊奸兇。計必出此。而圍城中旣劫于叛逆之鋒。又激于屠城之旨。未必無華人爲之畫策。效死者今日之方畧。

固無他巧謬。語云兵貴神速。又曰師久則老。惟陛下
下亟敕當事諸臣。協心并力。已在軍中者。霆擊摧鋒。
未到軍前者。星馳赴敵。釋通官之有口。饒智者。陰入
虜中。諭以利害。不至爲賊聲援。令我得以一意攻賊。
別爲部署。附近偏裨。統率士卒。守諸要害。如花馬池。
興武營等處。以遮虜騎。勿令游擾。蓋此時虜中草枯
馬瘦。不便馳突。而又貪漢物。未測大軍虛實。未必不
暫聽約束。于此而決斷。則可以討叛成功。于此而逗
遛。則或至蔓延生變。爲今日之計。惟有疾擊以下而

已。難者或謂大同之變。劉源清主攻而卒以赦定。不
知李富王子寶。不過鎮卒。其勾虜止求脫死。今寧夏
事以劉許爲名。呼賊父子。其垂涎南面。非一日矣。此
非咫尺之書所能諭也。獨聞鎮城甲士不少。雉堞甚
固。必大赦脅從。其中或有嚮應者。卽不然。不至死心。
從賊。至于攻城之法。誘敵爲先。制敵之方。兵不厭詐。
或陽爲敗北。以牽其出。如韓信之背水拔趙幟也。或
當時有百戶姚欽等謀內應。事泄被殺。則知賊有。
設爲反間。以去其傑。如神世衡之計殺野利天都也。
可間也。如是則賊與虜急未得合。首惡與餘黨急當有變。且

暮可以成功。不然題覆動經旬月。彼此互相推諉。為

聽不權。為蛇奈何。坐待虜騎交馳。首尾失措。國法莫

時戰却故賊失其援

時卜失兔犯花馬池賴麻董等

神。國體大損。九塞生心。三陲震杌。寧可不為寒心哉。

若夫城破之日。預宜下令戒其妄殺。除首惡數人家

族外。士卒有入民居者。立斬無赦。而大變之後。尤宜

加意拊循。既推威望。大臣一填鎮之。其大帥以下亦

各就中推擇更置。仍各選家丁之善戰者。補其缺伍。

文武吏士。悉令久任。仍特請內帑一大賑之。起其瘡

痍。收其流散。庶幾叛虜誅則欵虜亦攝。一鎮安則各

鎮俱安。仁義並行。安攘互用。國家幸甚。天下幸甚。

擇用邊吏疏

臣惟國家九邊東起遼左。西盡甘涼。皆與虜為隣。邇

年獨宣大以欵貢。故大虜中懷狡詐。外示馴服。稍得

息肩。然頗聞旃裘逼近塞垣。關城全無限制。虜人往

來內地。甚至結姻通貨。毫無忌憚。將帥苟幸旦夕。有

司慮生事端。一切置之不問。憂方未已。若夫遼左則

土蠻日肆。近雖奏捷。傷殤已多。薊鎮則長昂窺伺。石

門諸路。屢聞失事。山西方憂套虜之潛謀。陝右更慮

各酋之狂逞。今日邊事。豈敢謂宴然無事。然臣觀前
史若李廣之在上谷。鄧都之在雁門。祭彤廉范之破
烏桓。禦匈奴。董遵誨之治并州。領環慶。不過今邊方

大郡之守。皆能力抗驕虜。比重長城。

列郡分守用其

○歲○穀○選○其○吏○兵○專○其○號○令○最○是○良○法○

固由當時郡守

權重文武均屬提衡軍門咸歸統轄而亦邊吏得人

之明效也今日九邊文吏有各道有府州縣正佐而

總統于巡撫武吏有副將有叅遊提調守備而總統

于大帥文武將吏犬牙相錯指臂相使而總制于督

府然則今日之總督卽古連帥節度之任自總副而

下皆稟號令聽調度御雖文臣寔大將也其將領掛

印登壇不過奉令驅馳冲逼堵截乃褊裨之事况其

他乎巡撫之任亞于督府而事權亦不相遠司道之

官需次節鉞而軍民皆其所制邊隅重寄在于此乃

吏部于此諸臣推陞遷轉與內地一槩循資而論用

者未必相宜相宜者未必久用人情傳舍其官旣不

肯真心任事邊事稍得曉暢又未免轉而之他此邊

吏之當議者一也至于邊方有司其于將領有各分

守一城一堡者有軍衛有司共事一處者將領之職

重在戰鬪。有司之職。重在封守。然戰鬪所以防內訌。若外勦奇零。反置內地于不顧。苟有傷殘。豈得逃責。封守責在保四境。若株守一城。而棄村落于不救。收保不及。焉能無罪。邇年以來。將領狡猾。虜至不能冲鋒拒堵。每每擁兵觀望。東西閃避。俟虜欲已飽。徐遲其後。斬獲一二零騎老弱。便誇功報捷。而內地俘掠劊殘。則諉之曰。此有司責也。而有司又袖手高坐曰。吾職在牧民。不任兵事。彼此推捱。支吾。邊民安得不盡彫殘無遺。而邊事安得不敝壞殆盡也。臣愚以爲

亟求安邊之策。將領固當痛爲懲創。有司亦不可不加意責成。顧吏事本難。而邊吏則尤難。吏才不易。而邊才尤不易。自非大爲招徠。極意諮訪。不能得其人。自非破格鼓舞。久任練習。莫得其力。今詮曹註選邊腹任臆。未嘗另爲推擇。毋論州縣之長。半是暮年。科貢精力強幹者。已若晨星。卽巍科年少。而文弱柔脆。漫畀邊地。此輩有聞烽股票。安望其與武臣共爲拮据疆場也。昔人謂以戎馬之任。同諸俗吏之選。良爲可歎。及至旣任之久。豈無幹局智畧。堪寄扞圉運籌。

折衝可當一面者。而邊情乍習。他轉遽臨。或濶大豪舉。文罔少疎。隨以三尺繩其後。徒令英雄之士。有奇約結未克施展。昔宋臣嘗建議。欲慎選仁勇之士。世守邊郡。安危利害。不離其身。不得不盡心以防患。今雖不敢望世其官。亦當師其意。使五年十年而後選。中間著有勞績。加銜進爵。若咨俸積久。州縣竟擢大府。二千石竟登節鎮。此邊吏之當議者二也。伏乞聖裁。

馭倭議

夫夷狄平簡之譬若禽獸事木一封足然馬能蹄牛能觸政貪功遂至敗三尺童子尺童傲天之幸使成師而返然其辱國之罪甚于宗使之則馭之有道也。此猶其易者也。猛虎巨象至毒城之自發矣此文其在封使未遣之前乎驚也。至難近也。而服馴服以為宮闕苑囿之觀。夫亦有術以駕馭之耳。誠得駕馭之術。即其性有時乎不測。而吾術在。固可以制其死命而無虞也。故曰馭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天下狙詐咸作敵。馭倭亦若是而已。今之言倭事者。何其紛紛也。外庭衆論曹起而議。欵之非而樞府制府又未敢堅任。欵之是。始欲以貢解。而衆以貢為爭。則又轉而曰封。今

皇明續世編
陳學士集
平露堂

業以封爲請。而衆又以封爲爭。則又改而曰俟其請封之表至。在盈庭之議似正而未免多守局隨聲

見。在當事之心似苦而亦未覩確然要領之籌。愚則以爲誠得其要領。卽貢亦可許。何有封誠未得其要領。則封且有害。而况于貢何也。夫今之交章而爭封

貢者。大都謂貢則必開市賞。大費帑藏金錢。又增中國一欸虜也。何以支貢則必循寧波故道。由淮揚入會通。窺見內地虛寔。倘猝起何以禦貢。則禦貢則必弛海禁。奸民大猾。闌出物交通勾引。苟有宋素卿王

直輩。何以防範。此貢之不可也。又大都謂封則必求貢。許之則貽害。不許則因之以構釁。封則必遣使。被留則多邀。而被懼則不免于辱。國封則必解嚴守。訊則生疑。而撤備則將至于大壞。此封之不可也。此數者。豈可不爲之慮哉。然而愚皆權之矣。虜環邊而九市賞亦環邊。而九倭卽與市。不過修復一市。舶况虜利吾鏹。而倭饒金。所貪漢物繒絮也。何大費也。寧波之道。祖宗朝累行之。卽琉球諸使。豈由他途出。苟慮叵測。今如虜貢市于邊。例宴賞皆從海上行之。無

患矣。海禁雖密。然海舶何嘗不往來。吾不以虐政驅迫之。誰肯棄妻子。離墳墓者。卽一二扞罔盜魁。一巡徼吏嚴訊之耳。至于封而不能却其貢也。則貢之害。不過如前說也。封而虞一介行李之投于不測也。則士大夫衆矣。豈無張搏望蘇屬國其人者。且席中國氣盛。倭卽兇狡。距敢踏梁陷王偉之轍。不然如洪武永樂間。以僧貢。以僧使。亦一說也。若夫沿海之汛防。卽塞之秋防。燧偃燧息之日。正加意整頓之時。所視廟謨之注嚮耳。故是數者。愚皆以爲不足慮。所慮者。

獨未得倭所以起事之由。與所以求講之意耳。此其形情之真。若經畧與本兵果洞然于胸中。則雖如趙營平之自任舉朝爭之。勿聽可也。而何有于吹噓者哉。蓋封貢一也。倭欲以之尊我。則我重我欲假之。縻倭。則我輕倭。必欲得之我。而不可取。必則權在我。我欲得之倭。而不可取。必則權在倭。此不可不察也。愚聞關白起徒步。奪國于股掌之間。兵一出而朝鮮若振稿。意其人必高歡元昊之流也。其人如高歡元昊。夫豈肯以金紫名號爲意。又豈肯得一國垂克。而遽

棄之。而我兵之出也。平壤之克。碧蹄之阨。勝負亦相當。未嘗一大創之。而彼何以今日讓開城。明日讓王京也。議者因而疑講貢之之使。或以重利陰陽于其間。夫重利可媾而解。此陳豨之將。而非高歡元昊之將也。而一二口舌之士。又烏能憑軾而遂下之也。此形情之當察者也。據其形情而妄臆之。使關白而非高歡元昊也者。必不能一出而舉朝鮮。能一出而舉朝鮮。必非片言微利可動。而今旅進旅退。若此。意者必其國有內變。大則大臣人民。潛思翊戴故主。小則

身病子幼。料望不及疆以外。故欲邀惠。天朝之封冊。

鎮壓其反側乎。否則或山城君尚在。或六畿十三道尚未。盡傾附。號令尚有未行之處。故欲藉重封號。否則或其人本無大志。驟起志滿。而士馬累歲物故者衆。冲風之末。莫穿魯縞。不得不借此暫結局乎。否則或其將校如行長輩。特爲威劫。久駐朝鮮。疲而思歸。以歛飾其三敗之迹。以有辭于秀吉者乎。如其形情果出于此。則彼且仰鼻息于我。我因而擁立之。是漢宣之封韓也。我因而擁立之。是太宗之臣頡利也。稍